



孔子走了几天几夜的路，终于见到了他心目中的大神——老聃。

但从老聃老师处学习回来后，孔子三天不说话。子贡很奇怪地问老师怎么了？孔子说：我自以为很有学问了，如果对方的思想像鱼一样遨游，我一定可以用钓钩来捕捉它，可是老子的思想却像龙一样，乘云驾雾，太虚幻境，无影无踪，我实在不知道他到底是人还是神呢！

现在我们试着来捕捉一下老子的龙思想。

《道德经》第二十八章云：常得不离，复归于婴儿。

《道德经》第五十五章云：含德之厚，比于赤子。蜂虿虺蛇不螫，攫鸟猛兽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腠作，精之至也。终日号而不嘎，和之至也。

不知道孔子为什么要这么唉声叹气，老子的龙思想不难懂呀，这两章的主题就十分简单明确：修德的最高境界，就如刚刚出生的婴儿一样，追求本真，淡然无欲，纯净无瑕。

蜂和毒蛇咬不咬婴儿，凶鸟猛兽抓不抓婴儿，危险系数太高，不能试验，但既然老子这么说，一定有他的道理。后面的常识告诉

我们，婴儿的筋骨柔弱，握力却很强，高楼上掉下来，甚至飞机掉下来，也有安然无恙的；正常的婴儿，精气充足，有的时候，小鸡鸡都能挺得笔直；饿了要哭，不饿也要哭，婴儿终日哭号，嗓子却不会哑，这是元气淳和之故。

这样一比，学习并掌握好老子倡导的道，还真是有点难度。

不止婴儿，我们还可以延伸到幼儿。

前几天我看过一个做数学题的小视频，里面是幼儿们的种种搞笑表现，说是搞笑，其实让人深思，至少，我们大多数成人想不出来。

1、妈妈问：一只青蛙有几只脚？孩子答：两只。

妈妈责问：剩下的两只呢？孩子坦然回答：剩下的两只

是孩子：是鹅宝宝。

3、唐僧师徒四人图，妈妈问：一共有几个人？

孩子：两人。

妈妈责问：一二三四，明明是四人，怎么会是两人呢？

孩子指着孙猴子和猪八戒：这两只是动物。

4、图上有八个人出游，爸爸问：小朋友去郊游，总共有几个人不戴帽子？

孩子：七个。

爸爸责问：明明八个，怎么会七个呢？

孩子：第八个举旗的是导游。孩子们根据自己的经验和理解，各有自己的思维逻辑：青蛙和人一样，前面两只手，后面两只才是脚，童话里就是这么讲的；个子小的就是鹅宝宝，妈妈常常带着宝宝出去散步呢；猴子和猪，怎么可以算人呢，神话也不算！导游不是我们小朋友，自然不能算。

1987年，75位诺贝尔奖得主在巴黎聚会，有记者问其中的一位：您在哪所大学学到您认为最重要的东西？这位得主很平静地回答：在幼儿园。记者不解：在幼儿园学到什么？他再答：学到把自

己的东西分一半给小伙伴，不要说谎，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要拿，东西要放整齐，吃饭要洗手，做错事情要表示歉意，午饭后要休息，要仔细观察大自然。从根本上说，我学到的东西就是这些。

假如再让我们复归一次幼儿园（不，应该经常回归），我想，这个世界，要简单纯净许多。

如果一定要联系到我们的写作，我想推荐大家看一些大家晚年的作品，比如周有光，比如杨绛，他们的语言没有装饰，意义也简单明白，如婴儿般纯真。

1850年，75岁的英国诗人兰德写下了这么一首小诗：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杨绛先生十分喜爱这首小诗，1991年在散文集《杂忆与杂写》的自序中翻译引录过这首诗，以表达她晚年释然的心境。

人大多是要到晚年时，才会猛然想起，这个世界上，你什么也带不走，都是可以放下的。放下了，世界也变得美好无比了。人是不是一定要到了晚年或者过不去的绝境，才会有婴儿一样的状态呢？

复归于婴儿，老子的思想，真如浓云密雾呀。

上海是个未曾停止过移民步伐的城市。土生土长于城中，我的口音已是一腔滴滴刮刮的阿拉音调，但对远方的祖籍福建连江，总是心有千千结。

祖父早逝，30岁出头的祖母带着姑姑从老家到上海谋生，能干的她做得一手好菜，靠着过硬的手艺立足并养大了姑姑和乡下的父亲。上世纪六十年代，父亲缘结同样从福州到上海的母亲，因祖母不擅长讲沪话，福州方言便在我们家成为第一用语。

祖母总能以普通的食材做出精致的闽菜，饭桌上常能看到自产的油酥肉松、鱼松、扁肉燕和红糟鳗鱼，尤其在过年前夕，打鱼丸、蒸糖粿、做卤肉、煮粉干是老家的迎新习俗，仪式化的过程一直深深铭刻在我的脑海里。

当年，我们住元昌里老式里弄三楼。深秋，园丁们为雁荡路的梧桐树修剪枝杈，祖母便捡来一截截树枝，堆在晒台上风干，又弄来了水泥和石灰粉，将锈了底的搪瓷面盆垒成了一只小炉灶。腊月里，凭证供应的红枣、花生、糯米一购齐，只见她搬出藏在案桌下沉闷的石磨，糯米浸上两三天后，一勺一勺小心地舀进石磨顶端的洞口里，汩汩的白色米浆顺着转动的石磨边缘缓缓淌下，流入沟槽口绑紧的米袋，不一会浸在水中的米袋便胀得鼓鼓的。磨床发出的刷刷声响，我好奇地坐在边上这儿摸摸那里按按，忍不住抢过木柄像模像样地磨上几把。米浆滤水后被压实成浆块待用。然后垫上白纱布后再剪几片粽叶，浆块加入压碎的红糖板和着水拌成浓浓的浅咖色甜浆，倒入蒸笼放入黑铁大锅。之前打造的面盆炉灶登场了，引火、吹拔，火苗就从柴木间蹿了上来，不一会儿，笼中那带着枣香的甜味夹杂着蒸汽弥漫了整个小楼，不费一分煤气，红糖糕做好了，是全天然的制作。冷却后深蜜色的糖糕晾干、切块，祖母拉着我穿街走巷把这份家乡的年味分送亲友。听着他们用熟悉的乡音叙着家常，听觉、味觉、视觉上满满的是对祖籍的归属感。

新年的圆台面上，煎炸的糖糕夹上卤肉片和鱼圆汤，永远都摆放在最中心的位置，口福之享串起了关于福建的记忆，微微粘牙的红糖糕也成了原乡的符号。

在祖母的膝上，我常听她娓娓道起很多连江的故事，若有所思的神情里藏着淡淡的愁绪。因是家中长女，太祖母命她7岁起去学织带以养家，但也逃避了被裹足的命运。我小学一年级的一个下午，祖母虔诚地拿起我的语文书端详着，让我以后教她读书识字，70多岁的她对读书的向往之情可谓真切，现在想来那一幕都令我动容。自然而然地我学会了据说是中华语言中难度指数颇高的福州话，用方言诵念趣味十足的福建童谣，虽然不能和正宗乡音媲美但已足够让人自豪。

福建人的吃苦耐劳、漂泊和抱团的基因深植在一个上海六0后的血脉里，虽然没有生于斯长于斯，常常，我自豪于自己是福建人。

上海福建人

林筱瑾

雪域高原西藏，我向往已久的地方。在错失数次机会后，今秋9月，我的双脚，终于踏上这片美丽而神秘的土地。蓝天白云，高远纯净，又似乎近得就在头顶，一抬头一伸手，便能摸到绸缎似的蓝天，扯下棉絮般的白云；烈日骄阳，热辣烤人，只要夜幕还未占领舞台，热力四射的夕阳就360度无死角称霸天下，怪不得这里的人，脸颊都盛开两朵高原红。

“小瑞士”之称的巴松措，夜宿八一镇。进藏第三日，我们前往雅鲁藏布大峡谷，远眺寻觅南迦巴瓦峰神秘的身影，近赏雅鲁藏布江小拐弯美妙的造型……而后，便来到传说中的中国最美山村索松村。索松村，幽美静谧，游客不多，旅行社常规路线林芝两日，都住八一镇，只有我们这样自己组团或自由行的，才会特意来此美丽小山村观景留宿。

15，被《中国国家地理》评为“中国最美雪山”。南迦巴瓦山顶冰川高耸、形状俏丽，山间常有云雾缭绕，因其羞羞答答鲜见露脸，又被称作“羞女峰”。我们所住的民宿，房间对着南

竟又突现七色彩虹……白雪皑皑的山尖，有七色彩虹相伴，有蓝天白云烘托——大自然的妙笔，令一切诗人画家自愧弗如。

用镜头收藏了美景，我心满意足地正欲转身返回，又被一句问话留住了脚步。

“阿姨，你们是哪里的？”问我话的是一位身穿迷彩服的年轻军人。我们刚聚精会神抓拍美景，没太在意来了一辆军车，跳下一队战士。小战士一定是听到了熟悉的乡音，才迫不及待上前询问。“我们从上海来，你呢，你是哪里人？”“我也是上海来的，家在青浦朱家角！”小伙子一脸惊喜，我也深感欣喜意外，在这雪域高原的偏僻山村，竟有如此巧遇？小概

率事件！惊喜之余，我赶紧招呼伙伴们过来，跟这位年轻帅气的上海兵合影留念。更巧的是，我们团友中有一位曾在朱家角生活过几年，两人便用青浦话对聊，又互加了微信。浓浓乡情丝丝暖意，顷刻溢满心间。

那一天那一刻，我们惊喜地遇见“羞女峰”露脸，遇见美丽的彩虹现身蓝天，遇见在遥远边疆服役两年的上海籍战士彼此亲切交谈……这些美丽的遇见，我会永久珍藏。也期待，前行的日子里，还有更多“遇见”。

遇见，在雪域高原

蒋近朱

进藏次日，我们暂别拉萨先去海拔略低的林芝，以便身体慢慢适应。林芝，山峦秀美、湖水清澈、森林茂密，被誉为西藏江南。这一天，我们走过海拔5013米的米拉山口，游览了山水如画一步一景有

特殊的地理位置，使索松村成为观赏南迦巴瓦峰的最佳地点。海拔7782米的南迦巴瓦峰，位于喜马拉雅山东端，是林芝地区最高山峰，在全球海拔排名中位居第

扔下行李，我们就出门直奔南迦巴瓦峰方向而去。我们好运气，羞羞答答的南迦巴瓦峰，掀开盖头露出笑脸欢迎我们了！大家长枪短炮齐上，一时抢着抓拍，此时空中

毛和他老婆不回914室回到哪里去？

过了一个礼拜，大毛妈妈讲：小毛，我准备给你在沈杜公路，就是地铁8号线到底，买一套280万的房子，280万就是28万的十倍了。钱不够姆妈会想办法去借的。小毛很客气：妈妈，我不要这么贵的房子，我就住大毛这样的房子就可以。

懂的呀，要扫地赶出和尚了！914室现在的售价是420万，不是28万，也不是280万。两个月之后，大毛妈妈把公寓的914室让给小毛，自己搬到沈杜公路的一室户老公房去了，花了120万。

大毛拦住妈妈：我儿子读书怎么办？

谁接？谁送？谁给他烧饭吃？妈妈回答说：跟我走也可以，孙子还是我来带好了。大毛说：四中心是重点小学！

至此，大毛非常恨小毛，是他把妈妈赶走的！一气之下，他把913和914打通的墙头封掉了。至此，小毛也恨大毛：妈妈已经帮你带儿子带了6年，难道还要带下去？我也要生儿子了，妈妈应该帮我把小人带到读小学！

大毛和小毛住在贴隔壁，是亲兄弟，也是邻舍，但是老死不相往来。大毛妈妈突然醒悟了：这913是“就要散”呀，怪不得房产商卖得这么便宜，我买错了！

从此，大毛妈妈没有小辈关心，孤苦零丁住在一室户，大毛爸爸15年前就走了。

今年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曾经轰动全国的上航“空嫂”最后一批人员光荣退休的年份；23年过去，当时的情景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上海正面临产业结构调整阵痛的阵痛，大批员工下岗，其中，又以纺织及下属企业员工为最。上海航空公司征得有关方面首肯后，决定公开招聘纺织系统下岗女工加入空乘队伍，年龄放宽至26岁到36岁。消息既出，全国为之震动！经过连续数天层层面试，18名下岗女工从5万多应聘者中脱颖而出。

其时我兼职做特约记者，因而有机会全方位了解、拍摄并记录了18名空嫂从泪别“娘家”纺织局，到培训基地背外语、教官军训正步走、直至飞上蓝天的全过程。记得首飞那天，虹桥机场停机坪上阳光灿烂，蓝天如洗，空嫂们英姿飒爽地在客机旁列队，有的

七夕会

我拍空嫂

方忠麟

手摸工号牌抚今追昔，有的凝神前方若有所思，有的仰望蓝天豪情满怀……大概是因为我拍摄她们次数多了，有点眼熟，所以，队首那位气质端庄优雅的空嫂很自然地冲我微微一笑，笑容里除了尚有些许紧张外，就是满满的兴奋、自信和自豪！这一瞬被我迅速捕捉了下来。

没想到，不经意间定格的，恰是若干年后空乘队伍中诞生的第一个全国劳模——吴尔愉。照片见报后，多家杂志争相选作封面，成为一时热议。我想，此情此景，倒并非因为这张照片有多么高的技术含量，而是它见证了上海女工从“织女”到“空嫂”的华丽转身，真实记录了波澜壮阔的改革浪潮中的一个精彩历史片段。



摄影

两代人

陶文瑜

父母们想些什么脑袋里想些什么嘴上就是不说我们有义务猜想想通了一点点经过了好多年

儿女们呢他们儿女们为世界忙忙碌碌闲下来就对自己出一道难题然后认真解答他们看不懂别人也不会长久地怀念死者



夜光杯

复归于婴儿

陆春祥

夜光杯